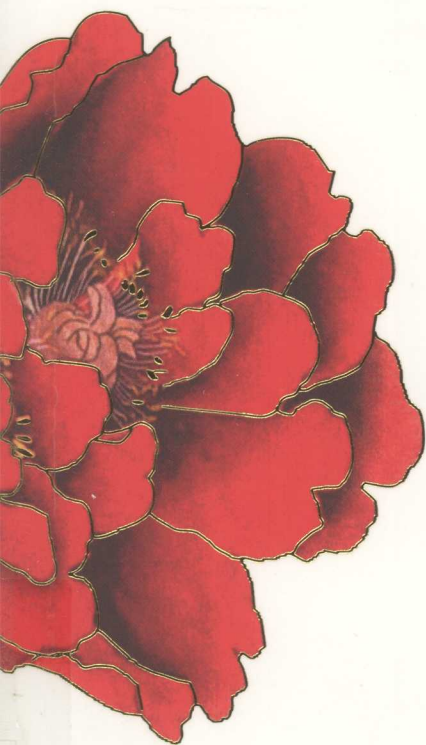




香 烟

李 敬 / 著



朝 华 出 版 社



【朱雀卷】

香江山

李歆 / 著

朝華出版社

肆

【朱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秀丽江山. 4/李歆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54 - 1979 - 7

I. 秀…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382 号

秀丽江山 4 · 朱雀卷

作 者 李 歆

选题策划 王 磊 侯 开

责任编辑 李 磊

特约编辑 吴 燕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1979 - 7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1 第一章 彼何人哉 轩与羲

1. 狩猎 / 2
2. 郢岷 / 7
3. 季札 / 12
4. 荆王 / 21
5. 盛宴 / 24
6. 藏弓 / 33

41 第二章 北叟颇知其倚伏

1. 春晖 / 42
2. 袂袂 / 47
3. 分封 / 52
4. 度田 / 59
5. 福祸 / 62
6. 抑扬 / 67

72 第三章 陷之死地然后生

1. 赵壹 / 73
2. 日食 / 77
3. 中风 / 83
4. 求医 / 91
5. 黎阳 / 96
6. 飞羽 / 100
7. 东山 / 105

113 第四章 何当共剪西窗烛

1. 癫痴 / 114
2. 夭折 / 120
3. 真相 / 125
4. 废立 / 130
5. 柔道 / 137
6. 执手 / 144



150 第五章 留灵修兮惜忘归

1. 心计/151
2. 太子/159
3. 病发/166
4. 托孤/172
5. 金穴/177
6. 外交/181
7. 和亲/189

195 第六章 天长地久有时尽

1. 手足/196
2. 弄孙/204
3. 情理/211
4. 薏米/214
5. 寿陵/222
6. 井丹/227
7. 膏肓/231
8. 宾客/237

242 第七章 此爱绵绵无绝期

1. 封禅/243
2. 登遐/246
3. 即位/253
4. 裁赃/256
5. 分钗/262
6. 四年/267
7. 丽华/273
8. 曲终/279

附录一/286

附录二/297



朱雀卷

第一章

彼何人哉軒與義

1. 狩猎

“在那里!”

“看到了——”

“嘘! 噤声!”

虽然极力压着声,却因为人多音杂,惊动了湖面上游憩的野鸭。嗖的一声,箭矢从弓上脱弦飞出,湖面上响起一连串的扇翅声。

呼啦啦——一飞冲天,翅膀拍打过水面,徒留下点点涟漪。半空中有飞羽飘落,浮于水面。最终,水纹在层层扩散中归于平静。

“又是你坏的事!”草丛中冒出一颗脑袋,扭头凶道,“真搞不懂,你非要跟着我们干什么?”

那人还没凶完,当胸就挨了一记粉拳。一个身穿嫩绿色直裾深衣的小女孩从草丛里蹦跳起来,“少扯淡!明明是你们笨手笨脚的……”她站起来也总比那蹲着的两位锦衣少年高出少许,却自有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迫人气势。

眼看剑拔弩张,似乎要吵起来了,原本散伏在周围草丛中的侍卫以及内臣们赶紧凑了上去,求爷爷告奶奶地将两人劝了下来。

我将目光收了回来,无意关心小儿女们逗猫抓狗似的小打小闹,倒是对身旁这一个正襟危坐的孩子更感兴趣。

“怎么不去和兄长们一块儿狩猎呢?”

他扭过头来,童稚未脱的小脸上滑过一个诧异又好笑的神情,“娘在说笑

吧，那也算是狩猎？”

我强忍笑意，心生赞许，却在面上丝毫不露声色。

“四哥哥！四哥哥！”义王提着裙裾，蹦蹦跳跳地从湖边跑过来。早起才换上的新衣，这会儿污糟得不成体统了。“四哥哥——你来！你射一只给他们瞧瞧。明明是二哥哥和三哥哥没本事，偏还赖我……”

小丫头已经过了七周岁生日，却一点儿公主的样子都没有，整天咋咋呼呼的。她是皇帝的长女，本该是全国女子的典范，可惜连普通人家的闺女都不如。我对她女生男向的性格有些无奈，又有些头大。如果她不是生长在皇家，如果她只是个平凡的小丫头，那我不会过多约束她跳脱飞扬的性格。可惜，她是个公主，生来就注定不平凡。

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刘义王！她，似乎更适合做一个男孩子！

前几年她年幼，尚可以用懵懂无知来搪塞，这几年眼见她越长越大，却仍是半点儿不让人省心。她的德行有失，代表着皇家脸面有失，于是乎她的嫡母也开始对此颇有微词。

“该是时候教大公主应有的礼仪与举止了。”皇后不止一次地重复这句话，只是每次都被皇帝含笑打马虎眼地混了过去。

义王是不幸的，因为她的身份乃是长女，所以比起妹妹们，她肩上承担的压力更大些；义王又是幸运的，因为她还不曾受封，而且，即使有朝一日受封公主，也不过与诸侯同邑，终究不是个男儿。

只有皇子，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压力。

关于这一点，我想再没有人比我身边这个貌似天真，实则机灵早熟的少年更有领悟了吧。即使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刘辅和刘英，现在的注意力，也还更多地停留在如何胡闹贪玩上。

刘阳被妹妹脏兮兮的小手拽着，袖管被印上了两个模糊的掌印。他素有洁癖，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庄重而不失贵气，特别是在类似现在这样的场合之中。但他也不过向自己污糟的袖子上瞥了一眼，并没有甩开妹妹的手。

义王仍是抓着他的袖子，很卖力地想将他拖到湖边去。

被惊扰过后，群鸭仍在半空中盘旋，也有三四只胆大的敢憩于湖面，却游得很远。以我目测，从岸边到鸭落的距离，起码在十丈开外。

刘辅和刘英等不来刘阳，便自己拉弓站在岸边射箭。不过鉴于年幼，膂力有限，更别提准头了。试了十几次，还是刘辅强些，有一箭差点射中一只呆鸭。箭镞扎进水里的同时，也吓跑了野鸭。

湖面上的野鸭越聚越多，却也越游越远。

“真是笨！”刘阳将这一幕尽收眼底，而后发出一声冷笑。

“去嘛！去嘛！四哥哥帮我射一只！”义王使出吃奶的劲，想拖他过去。

他低头，静静地瞅着满头大汗的妹妹，倏地说了四个字，“母后来了！”

“呀！”义王变了脸色，吓得松开手，扒拉着自己的头发，然后是身上凌乱的衣裙，“娘！娘！快帮我看看，这样好不好？好不好？”

刘阳哧哧地闷笑，我白了他一眼，将吓得魂不守舍的义王拉到跟前，“才知道收敛呀，那之前还玩那么疯？”

我用手指拨弄着她被汗水浸湿的额发，然后挥了挥手，边上立即有宫女和内侍围了过来，替她打散发辫，重新梳理。她也不再胡闹，乖乖地任人摆弄、整装。

见她惊惶不安的忐忑模样，好似老鼠见了猫，完全没了刚才的活泼开朗，我心中顿时又升起一缕不舍与疼惜。

小机灵鬼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目光与我相触，似乎猜到我在担心什么，不禁又嘴硬起来，“我不是怕母后，我是怕听她唠叨。每回她唠叨都是父皇替我解围……可是娘你看，现在父皇骑马去山上狩猎了，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这要是……”

“父皇回来了！”刘阳忽然插了句。

义王啐道：“你又来诓我！”

“真的！父皇回来了！”刘阳直愣愣地目视远方，伸手一指。

地皮在震动，我从榻上站了起来，掸抚衣褶，敛衽束腰。马蹄隆隆，很快便到了近处，羽林军簇拥下的天子正策马向我奔来。

笑容不由自主地在脸上绽放开来，我缓缓迎向他。

才踏前两步，我又随即驻足，手心有些黏湿。义王下意识地往我身后躲，我搂着她，将手放在她纤细的肩膀上。

原在玉辂上休憩的郭圣通闻讯款款下车，曼声笑语地带着一干仆从迎了上

去。刘秀不曾下马，临风勒马而立。身着青色暗花深衣的她站在马下，仰着头笑看夫君。二人之后，乃是一架猎车。皇太子刘彊年幼，尚不足以驭马，此番狩猎便随车同行。

湖边嬉戏的刘辅见到父亲、兄长归来，早兴奋得丢开手中的弓箭，飞奔上前。倒是刘英站在湖边上有些踟躅，一副不知是进是退的尴尬表情。

刘彊的猎车上挂着许多山鸡野鸟，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猎物，但对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而言，能有这样的收获倒也确实值得嘉许。他虽然身为皇太子，但心性到底还只有十三岁，偶尔也会露出一些孩子气。我远远地看着刘秀不知和郭圣通说了些什么，一边说一边回手朝刘彊指了指。而后郭圣通笑得愈发灿烂，刘彊也颇为自得地将猎车上悬挂的猎物解下，跳下车献给自己的母亲。

“四哥哥！”义王从背后合臂抱着我的腰，探出一颗小脑袋，好奇地问，“太子哥哥好了不起呀，是不是？”

连问两声都不见回答。我侧过头，却发现刘阳正目视前方，眸光炯炯，乌黑的瞳孔中似有两簇火苗在熊熊燃烧。

这样赤裸直接且毫不掩饰的眼神，实在让我心悸，我刚想出声打断他，没想到他突然跨步走了过去。

此时的刘彊，刚刚向母后献完猎物，正被胞弟刘辅拽着来到湖边。刘辅对着湖面上游弋的野鸭指手画脚，嘴里不时嘀咕几句，刘彊不禁大笑起来。

刘英在一旁讨好地递上弓箭。

刘阳前进的脚步突然停住了。他没回头，用一种恰到好处的音量招呼身后，“义王你来，哥哥教你猎鸭子。”

“真的？”义王果然被蛊惑了，抑或她看到自己的保护伞已经回来，便全然忘了害怕母后的唠叨，于是兴冲冲地奔了过去。“我有弓，也有箭，虽然……小了点儿，可父皇说也能射伤人的。”

“嗯。”刘阳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牵起妹妹的手，一步步地往湖边走。

嗖的一声，刘彊的箭应声离弦，在众人关注下，不负众望地射中一只十丈开外正埋首梳理羽毛的野鸭。野鸭翻倒的同时，惊飞了它身边的另一只同伴。

围观的众人赞不绝口，刘辅和刘英钦羡不已地拍起手，连连叫好。



刘彊再次挽弓搭箭，然而这一次目标却不大好找了，距离近的野鸭离岸至少也有十三四丈。他挽着弓箭，来回扫视了好几次，却迟迟不敢松手放箭。

这时刘阳已拉着妹妹来到湖边。刘彊正在专心猎鸭，刘阳并没有不识趣地上前行礼打扰，反而招手喊来了一名小黄门，在他耳边关照了几句。

我一时好奇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于是索性放弃留意刘秀与郭圣通二人的动向，提着裙裾也往湖边走去。

“贵人小心湿了鞋。”陈敏作势欲扶，我摆了摆手，让她别做声。

我和她跟做贼似的，悄悄走到这群少年身后。刘彊和刘辅都没留意到我的到来，只有刘英瞥眼瞧见了，想张口喊的时候，我朝他打了个噤声的手势，他便马上会意地抿嘴低下头。

须臾，小黄门回转，身后跟了七八名内侍，每个人怀里皆捧了只陶罐。刘阳扫了他们一眼，挥手一指，这些人立马散开，留下两名站于岸边，剩下的分别跳上两只小舟。

这下，连刘彊也忍不住好奇地放下了弓箭，静观四弟玩什么花样。

内侍们划船到了七八丈开外，便停了小船，然后对准鸭群抛撒食物。一时间湖面嘎嘎声不断，群鸭扇翅，兴奋地鼓噪起来。小舟悄悄回划，逐渐将野鸭大批量地引向岸边。最后，小舟上的人停下喂食，岸上的两名小黄门继续向半空中抛撒糕饼碎屑。

刘辅欢呼雀跃的同时，刘阳笑着拍了拍义王的肩膀，“去把你的小弓箭取来！”

“四弟，有你的！”刘彊赞许地捶了刘阳一拳，“果然你最会动脑子。”

说话间，刘义王已兴冲冲地将自己的弓箭取来。她年方八岁，这把弓箭做得像是小孩子过家家用的玩具。

刘辅笑道：“我的妹妹，你手里拿的那是弓箭么？你还是回宫找太官养的那些小鸡、小鸭射着玩吧。”

义王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鼓着腮帮子嚷：“你敢取笑我的弓箭？这是父皇亲手给我做的。你有吗？你有吗？”她扮了个鬼脸，吐着舌头说，“有本事你也让父皇给你做一把吧！”

刘辅讨了个没趣，不服气地说：“那不过是父皇做给你玩的，还当真能猎杀

动物不成？”

这边正要闹僵，那头刘阳却漫不经心地抚摸着弓箭，试了试弓弦的韧度，之后居然当真似模似样地搭箭拉开了弓。

弓箭虽小，可那股架势实在不容小觑。我忽然察觉到了什么，刚想出声制止，却不料肩上落下一只手，一个低沉的声音笑着说：“随他去！”

我没抬头，目光仍凝在刘阳身上。果然，他松了手，那支由细竹竿削成的箭矢离弦飞出，嗖的一下没入一只野鸭的颈脖，将那纤细的鸭颈径直射穿。

肩膀上的那只手微微一颤，刘秀低低地哦了声，显得既惊讶又振奋。

无怪乎他激动，事实上我更激动。刘阳那孩子成心卖弄，竟是不挑近处的猎物射杀，而是一箭射中了十丈外的一只鸭子。

本在抢食的鸭群顷刻间炸翻了，飞的飞，跑的跑，湖面上水珠四溅。骤然而起的闹腾使得旁人无暇再去关注四殿下用妹妹的玩具弓箭究竟射杀了什么样的野鸭。

然而我知道，刘秀也注意到了。不只是刘秀，刘阳身边的皇太子刘彊也注意到了，他的脸色由一开始的诧异慢慢变得凝重起来。

这孩子……真是一点儿都不让人省心啊！

我在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赶明儿得关照阴兴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外甥——这小子得意忘形，太爱表现了。

2. 鄧惲

孩子总是最容易惹麻烦的，一个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如果是一群，那麻烦真是无法想象。这一次狩猎刘秀心血来潮，除了六皇子刘苍、七皇子刘延、

八皇子刘荆，竟把其他的子女都带了出来。名为狩猎，实则也算是一场家庭大聚会。

再多的宫人也照顾不了这么多顽劣的皇子帝女。这一闹腾，等到起驾回宫，已是日落邙山。雒阳城各城城门早已关闭，夜晚的宵禁令已然开始。

抄近路走的第一道城门是东城北侧的上东门。一行人到达上东门外时，几个小女儿在油画辇车内都已累得早早睡下，只剩下义王不停地揉着眼睛，趴在我膝盖上，缠着我讲故事给她听。其实她也早困乏得快睁不开眼，只是兀自不肯死心睡去。

颠晃的车身猛地刹住，我忙撑住车轸稳了稳身子。义王迷迷糊糊地嘟囔：“娘，是不是到了？我……我要去看八弟……”

“没到呢，你安心睡。”我一边拍着她，一边掀开车帘低声询问，“怎么回事？”

守在车外的陈敏立即答道：“好像是守城门的门候不肯开门。”

“哦？”我来了兴致，原本昏昏欲睡的神志登时恢复清醒，“这上东门的门候是何人？”

“汝南人——郅恽。”

我将已经睡着的义王放平，掖好被子，然后从车里出来。陈敏伸手欲扶我下车，我摆摆手，反而踮起脚站在车辕上远眺。

暮色昏暗，只远远地瞧见火烛映照下，紧闭的上东城门稍许开启了一道门缝，前头的天子玉辂竟也被无情地阻挡在了门外。

“你再去瞧瞧，回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诺。”

陈敏一溜烟地去了。她体形娇小，加上身手灵活，这一猫腰前去竟无人察觉。我站在车辕上等了十多分钟后，便见靠前的车舆起了骚动，之后没多久，领队的竟然开始驭马转向，欲往南行。

等到玉辂也开始掉转方向往南而去的时候，陈敏回来了。我赶紧将她拉上车，“上来说话。”

她才喘着气坐好，这辆辇车便也开始摇晃着启动转向了。

“怎么回事？怎么不进城了？”

“不是不进城，是门候不让进城！”

“什么？”我诧异不已，一个小小的门候居然敢挡皇帝的车驾？

“那个邓恽，说什么天黑瞧不清人，死活不肯开门。好话说尽，恐吓更是无用……”

“哈，有意思。”我不禁拊掌笑了起来，压低声继续询问，“这个邓恽，是何来历你可知晓？”

“奴婢不知。”

“这样，你让人打听清楚，天亮回报给我。”

“诺。”

陈敏下了车，我靠在软枕上，一边拍着义王，哄她熟睡，一边在车驾摇晃中闭目养神。

晚归的天子御驾，最终绕道南下，走东中门进了城。回到皇宫的时候已是戌时末，我一面关照那些看妇们将熟睡的孩子抱回房间安置，一面急匆匆地往自己的寝宫赶。

“八皇子今天怎么样？”迎面冲出来一个接驾的宫女，我无心受礼，只是焦急地询问。

“殿下白天甚好，每睡一个时辰便醒来玩两个时辰。酉时三刻用了小半碗梁粥，许是想起了要见贵人，哭闹不止，将才喝的粥全吐了出来。之后乳母哄着他睡，他总是不大安静……”

我边听边记，转眼来到寝室，却见灯光昏暗，乳母正抱着我的小刘荆，在室内来回踱步，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刘荆窝在她怀里，小眼睛紧紧闭着，小嘴含着奶头，却仍在不停地哼哼唧唧地发出不满的哭闹声。

我放轻脚步靠了过去，示意乳母停止唱歌，笑着将自己的一根食指放进小宝贝的小手里。他果然条件反射地五指并拢，牢牢握住了。我低头轻轻吻了吻他的脑袋，在他耳边轻轻哼起歌来：

黑黑的天空低垂，
亮亮的繁星相随，
虫儿飞，虫儿飞，
你在思念谁……

天上的星星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冷风吹，
只要有你陪……
虫儿飞，花儿睡，
一双又一对才美，
不怕天黑，只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东南西北……

歌词唱到第二遍的时候，嚶嚶声停止了。小刘荆松开了我的手，小嘴嚅动着咧开，睡梦中的笑靥格外动人。我示意乳母抱他去睡，小声叮嘱：“以后睡着了，别让他叼奶头，这样的习惯不利于他长牙。”

乳母诚惶诚恐地点头，抱着刘荆退下。我急忙又招来刚才那个宫女，细细问道：“刘苍睡了没？”

“天刚暗下，乳母便抱六殿下去睡了。只是他临睡前还不停地念叨着说要等贵人回宫讲故事。他这一整天都拉着奴婢的衣角追问贵人何时回来。”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直接往床上倒去，“睡了便好。”

以前曾许愿说要给刘秀生许许多多的孩子，直到皇宫里装不下为止，没想到他还当了真。打从生下刘阳开始，我便再没有停歇过。等到建武八年从征陇西后回来，我被勒令禁足，开始只能围着西宫这一亩三分地打转起，子女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这三四年间，刘秀亲征蜀中，灭了成家帝公孙述的同时，雒阳皇宫中的郭圣通也接连生下了五皇子刘康、七皇子刘延。

她生老五时，我生小六，她生下老七，我生了小八。看似和谐的后宫，却在这种生育竞争中达到了某种可笑的平衡。

“很累？”一双手摁在我的肩头，一下又一下地揉捏着我肩背上僵硬的肌肉。

我笑道：“上了年纪，自然比不得当年……”

话还没说完，他已一个翻身将我压在身下。

“做什么？”我警觉地伸手推他，却反被他抓住双手，分压两侧。

热辣辣的呼吸喷到我的脸上，我笑着扭开头，“老不正经的。”

他腾出一只手来在我全身游走，把衣衫慢慢解开，“身子大好了？”

我瞪眼道：“怎么，还准备要让我再生不成？”

“肤如凝脂，风韵妖娆。”他慢慢调着情，试图将我的性趣也给挑逗起来。

我一边闪躲一边笑啐，“老实交代，你到底还打算让我生几个？没见我现在忙得一点儿空闲都没有了吗？”

他把眼眯了起来，笑起来还是那么孩子气。虽然十余年的战伐让他历经沧桑——自从冯异病逝之后，这几年不断有故人离开，先是来歙、岑彭二人先后被公孙述派遣刺客暗杀，再是寇恂、王常、耿况、耿纯等人在去年底相继去世。到了今年正月初一，大司徒侯霸竟也撒手人寰。

来歙遇刺身亡，临终写下遗书。当遗书送交雒阳，刘秀读完之后，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十岁。那一年他正好四十岁。这之后，他的一日胜似旁人三日，仿佛添加了催化剂，时间的车轮无情地从他身上加速碾过。

“再忙一些更好。”他轻笑，爱怜地抚摸着我的面庞，瞳人在不经意间滑过一丝忧色，“我能留给你的，也许只有他们了。”

他说得隐晦，但熟知他稟性的我，如何听不出他的言下之意，不由得心头一酸，恼道：“满口胡言，你今年四十有二，才不过中年，离老还远得很呢。你别忘了，当年是你自己要娶我的，你娶了我，就得负责照顾我一辈子。”

我说得又快又急，没等说完，他已伏在我身上哧哧地笑了起来，“可怨不得我，是你先嫌我老不正经的。”

我语塞，他趁机低头吻住了我。

许久，我从意乱情迷中挣脱出来，一把抓住他使坏的手，娇喘不已，“你都不嫌累？我还没沐浴呢。”

“没关系。”他含糊不清地继续让唇一路下滑。做了这么久的夫妻，他十分清楚哪里是我的敏感点，哪里能迅速挑起我的欲望。

在他挺身进入的同时，我用手紧紧抱住了他的颈背，发出战栗的呻吟，“不要怕，秀儿……我会陪着你，我们……一起变老……一起……”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一起变老，直到死去。

如果你不相信轮回，不相信来生，那我也愿意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陪着你，直到天荒地老……

3. 季札

早起醒来，刘秀已经不在身旁。我从床上爬了起来，开始了自己忙碌的一天。我让人送刘阳、义王去师傅那里读书。中礼不肯让宫女替她梳头，非要我给她弄。才梳到一半，那边红夫和弟弟刘苍为争玩具打了起来，吵得人仰马翻。

好不容易将这几个小鬼打发掉，让宫女、黄门带他们到园子去逛，已经是辰巳交替。陈敏悄悄走到我跟前，我这才想起昨晚的事情来，“让你天亮给我回话的，怎么早上没见你人影，又上哪儿玩去了？”

她莞尔一笑，“贵人吩咐的事，奴婢哪敢贪玩忘了呀。贵人你肯定想象不到，那个郅恽一大早上了奏章，说什么‘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于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

“哦？”我托腮笑道，“陛下如何应对？”

“陛下非但未责，反而赏赐了他布帛一百匹，还下令将昨几个夜里放行的东中门门候贬逐到参封县去了。”

我笑了一下，没做声。

陈敏奇道：“贵人好像一点儿都不惊讶？”

“合情合理，无以为奇。”沉吟片刻，我喃喃道，“郅恽这个人倒是有些见识的，不比那些俗吏。”

“诺，奴婢查过了，此人精通《韩诗》、《严氏春秋》，知晓天文历数。”